●生活随笔

爷爷的低碳生活

步文芳

爷爷属于最草根的农民，一辈子不识字。我记事的时候，爷爷已经七十五六岁了。翻地、打埂、割麦、种菜、种棉花、打扫猪圈、编柳筐……没有爷爷干不了的活。

爷爷的辛勤劳作，换来的是这样的生活。

爷爷吃饭从不挑拣。有一段时间，家里的晚餐十有八九是水煮面条。妈妈放一把荆芥，撒几颗盐，饭就做好了。爷爷的碗里从不会剩下一颗米粒或半根面条。每当爷爷吃过饭准备离开时，都会满足地说一句："吃罢了！"

爷爷一年四季的衣服，几乎都是老家的姑姑为他做的。夏天的粗布衣，冬天的棉袄，都出自姑姑的一双巧手，需要置买的衣物很少。一双家做的布鞋，爷爷爱惜着穿，能穿好几年。爷爷走路、干活多了，脚趾将鞋尖磨出一个小洞，他就会拿起针线，小心地缝起来。

爷爷洗脸用的毛巾，是姑姑用织布机织出来的。童年的记忆里，那是红蓝相间的格子毛巾，方寸之间，尽显经纬的密集。毛巾脏了，爷爷就拿到井水里洗一洗。不知洗过多少遍，也不知用了多少年，直到毛巾变薄变软，颜色变浅，直到辨不清红色和蓝色的棉线。很长一段时间，爷爷没用过电灯。先时点煤油灯，后来换成了蜡烛。有时候爷爷会将一些废弃的烛头捡拾回来，重新熔化在一个小铁匣中，插上粗棉线，又能用上一段时日。

想到爷爷的住处，总让我联想到"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这样的诗句。爷爷的居住环境，与800多年前辛弃疾笔下的那对翁媪极其相似。

稻草拾成的茅屋，有四分之一的空间在地面以下。屋内大概比屋外低半米，像我这样的小孩子家，进爷爷的屋子都需要跳起来，蹦进去。整个屋子大约六七平方米，仅能容下一张单人床，一个木箱。夏天的时候，爸爸为爷爷钉了一张厚实的木板，两头用砖块架起来，放在屋外的葡萄架旁。小床的南面是一方池塘，堤岸上除了桃树和花生，就是丛生的野草和嗡嗡的飞虫。夜晚吊上蚊帐，空气中透着清新的凉意。在这里，有水波，有蛙鸣，毫不逊色于宋朝"翁媪"的生活环境。多少个夏夜，忍受不了屋内的酷暑闷热，趁着父母熟睡之际，我光着脚丫，提着鞋子，悄悄地打开柴门，奔向爷爷的天地……

爷爷常年劳作，知足常乐，身体也很硬朗，连感冒发热这样的小病也很少有。80岁后，在农活之余，爷爷会找来一只板凳，跷起二郎腿，脚趾头摇啊摇的，打一个小盹儿，这就是一幅最真实的"农夫悠然图"了。

爷爷85岁去世。忆起爷爷的模样，我首先想到公益广告中那个满脸沟壑的缺水老人，继而想到了"无暴力不抵抗运动"的领袖甘地。然而，我的爷爷不是公益广告中的老人，更不是印度的圣雄。他平生只留下两张照片，一张是身份证。还有一张，是遗照。

我现在明白了，20年后我们所倡导的"低碳生活"，是一个时髦的新秀名词，是更高的文明追求。而20年前爷爷的"低碳生活"，是命运，是无奈接受现实的知足。今天，把爷爷和"低碳"联系在一起，有着莫可名状的辛酸。

●绿城杂俎

闲话轿子

孙方友

轿子最早叫"肩舆"或"平肩舆"，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交通工具，主要靠人抬，因抬轿需用肩，所以称为"肩舆"。说白了，就是一种"肩行之车"。

古时轿分官轿和民轿两种。官轿是皇家、官员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坐轿者身份不同，所乘的轿子也不同。光皇帝坐的轿子就有许多种类。如礼舆，是供皇帝上朝时乘坐的；步舆，是供皇帝在紫禁城内巡行时乘坐的；轻步舆，是供皇帝去城外巡狩、视察民情乘坐的；便舆，是供皇帝在巡视时备用的一种轿，随时以轿代步用的。平时，皇帝在宫内出入，一般都乘便舆，冬天坐暖舆，夏天坐凉舆。

除皇帝的轿子外，不同品级的官员则坐不同的轿子。官轿出府，常有随从在前鸣锣开道，四周还有侍卫人员，前呼后拥，示展官威。百姓见之，必须肃静、回避。所用轿夫也分等级，官越大，抬轿的人越多。一般七品官多为四抬，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乘八抬，皇帝出宫时是十六台，自然是最高的规格。

除去官轿，还有民轿，高贵人家多备有轿子，有两台的有四台的。前几年去杭州参观胡雪岩故居，见胡雪岩坐的就是四抬轿。虽然他为红顶商人，皇上赐有品位，但也只能用四抬轿。就是说，他的轿子仍为民轿，不是政府出钱制作的官轿。官轿的轿夫是吃奉银的，而大户人家的轿夫是自己花钱养的。就像现在富豪，虽然乘坐的是"宝马"、"奔驰"，但在众人眼中的分量还是抵不过县委书记所乘的新"红旗"。

民轿中还有一种被称为"花轿"或"喜轿"的，专用于百姓婚事。拥有这种轿子的人多是一个团队。也就是民间组织。大伙兑份子制了一顶花轿，用丝绸包装起来，刺绣上吉祥图案，有的还镶上宝石，轿子上装饰金凤银人，专等有人来"写轿"。"写轿"也叫"定轿"，定于某年某日有"喜好"。轿夫们头天过轿到男方家，第二天一早去抬新娘，并有枪锣唢呐相陪，一路走来，热闹非凡。新娘到家，主家要"封钱"，轿夫们得了礼钱，将轿子抬到村外，把上面的装饰卸下装在箱子里，然后分帐，再等下一次有人来"写轿"。生意红火时，几乎每月能被雇十多次。

古代在官衙里当轿夫，多是子承父业。因为抬轿也是一门技术。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官抬》，为此还专门采访过古陈州一位轿夫世家出身的老者。他告诉我在衙府里当轿夫有许多禁忌，一是行轿时不能大声说话，上肩走轿、停轿全听轿头指挥，轿头多用暗示，如起肩走轿喊一声"起轿"，上坡下坡时要拍轿杠，落轿后前面的轿夫要闪开，以便官员出轿。轿夫还要忌口，不能吃大蒜、生葱和韭菜等有异味的东西，以防当官的闻到。另外，还不能放响屁，大声吐痰什么的，怕的是当官的听到"格应"。我将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全写进了小说里，不想一位在政府里当小车司机的老师傅看了，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名为小车司机，其实就是车夫，你小说中所说的轿夫禁忌，我们现在也一样要恪守。我给领导开车三十多年，从未吃过大蒜和生葱，一天到晚把自己当哑巴，看到全当没看见，听见全当没听到，要不，早被踢开了。

如此的巧合，颇使我吃惊。

据说在当今世界，唯有中国称小车为"轿车"，足见传统的力量有多大了！

寂静的原野 刘俊贤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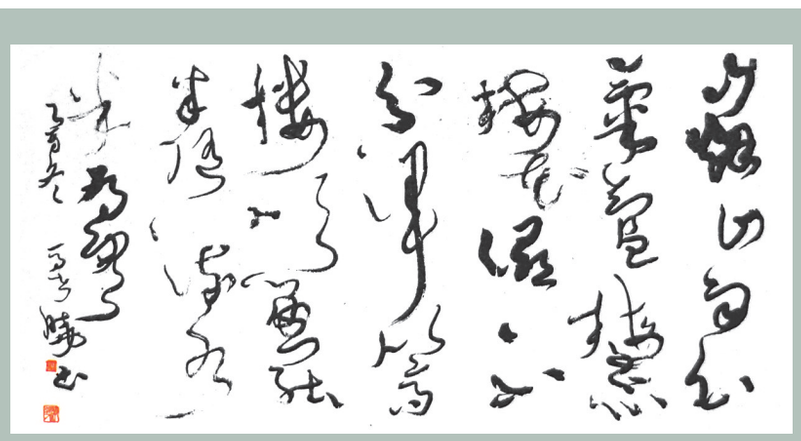
《茶当酒集》

刘文莉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马未都开始收藏并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品。1997年，马未都创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

1992年，马未都出版《马说陶瓷》一书，被许多读者视为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随后他写了《明清笔筒》等文物鉴赏、研究的专著和上百篇文物研究论文小品，并参与编写《中国鼻烟壶珍赏》。近年来，马未都笔耕不辍，出版有《中国古代门窗》、《马未都说收藏》、《坐具的文明》、《百盒千合万和》等文化艺术类图书。

《茶当酒集》收集了马未都先生的散文随笔等九十余篇。分茶、酒、茶当酒三辑。讲收藏之乐，青瓷之美，自然之声，家具之尊严，书房之乐，玉之如君子，回忆故交等。特别是对各年代的瓷器及家具的收藏，从专业角度及趣味之处历历陈述，马先生说来都如数家珍。诚如马先生所言，茶，南方之佳木。读史品茶，涤烦疗渴，回味绵长；酒，远古之佳酿。收藏如饮酒，一杯可醉，五斗高谈。"寒夜客来茶当酒"，实为本书之味。



马世晓书

●郑地风物

老郑州茂记小方头皮鞋

王瑞明 杜丰芮

民国初年，商业闹街大同路北侧石平街出现了一家皮革制品店，这家小店是湖北汉阳商人刘新茂，从汉口聘有专事皮件生产的掌作师傅和学徒五人来郑州开设的。开业伊始，只卖军装皮件、马缰绳、马鞭、皮带等马车应用的小型皮件挽具，随后发展到生产马鞍、箱包类大型皮件制品。1915年开始兼营皮鞋、皮靴，尤以男士线缝小方头皮鞋受到市场的热捧，小方头皮鞋是仿武汉大方头皮鞋，结合本地皮鞋的鞋型创新设计的。采用方头夹圆头的角度形成一种扁平而带流线型的皮鞋头式，既没有大方头的笨相；又没有"小圆头"的娇相，别具一格、美观时尚，故名"茂记小方头皮鞋"。这种式样的皮鞋一被推出，老、中、青穿着都适宜，成为市场上的畅销品。这时，茂记皮革制品店业务繁忙，开始租赁厂房，扩大生产，人员增加到20多人。1923年，改名茂记皮鞋店。

据老店员说："小方头皮鞋的特点是，片帮厚薄均匀，叠帮棱角整齐，部位对称一致；车帮整洁牢固，采用双并线工艺；钳帮紧贴楦身，沿条宽窄适度，打蜡水线光亮夺目，花纹清晰，线条分明，轮廓清楚美观，色头硬扎平均，支跟坚挺舒适，不但能防潮，且持久不走样。从皮鞋的整体结构上看，前后部位匀称合度，具有外观美、质地牢、经久耐穿的优点。"

茂记皮鞋占领市场的诀窍，在于用料考究，无论面革、底革一贯精选上等的原料。皮革则从汉口牛皮作坊进货，面革质量不亚于进口的"西纹革"。就是缝鞋的丝、麻线等材料也从不马虎。

茂记从创业始，既重视"做工"，对工人的操作技艺要求很严。个人所制成品，均要通过其掌作师傅检验以及顾客的鉴定认可，才算合格。因此做出来的皮鞋质量过硬。包头部位脚踩也不致踩瘪，所以每双皮鞋即使穿破了也不走样。为更多地吸引顾客，店老板提倡画样订货、送货上门，由于皮鞋的质地精良，服务周到，产品颇受中外顾客的信任，名气越来越大。据说，在郑修铁路和修黄河铁桥的外国技术人员奉调回国前，还有不少人来店订货，一定要穿上小方头皮鞋回去。

1937年刘新茂病逝，由其长子继承店业。抗日战争开始，业务则一落千丈。茂记皮鞋店历经风雨洗礼，兴衰起落。往昔的小方头皮鞋，像老照片一样，又重新唤起人们对茂记皮鞋店的记忆。

●博古斋

嘲"官衔牌"错字

夏吟

按照清代惯例，地方州县迎送上级官员时有一套礼仪形式，即在仪仗队引导中要举"官衔牌"，牌上写明所迎送的官员的职衔。如果把"官衔牌"上的字写错了，这可是对上级官员的大不敬，上级官员怪罪下来，轻者责罚，重者乌纱帽难保。

可恰恰就有这样的事发生。清代的许秋崖，字兆椿，从粤西中丞任上被升为漕运总督。在上任的途中，要经过长沙的善化县，善化县值班衙吏在"官衔牌"上将"漕运"的"漕"字错写成"糟"字，成为"糟运"。县尹也没有注意。在迎送仪式上，许秋崖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刺眼的"糟"字。但他是一个大度之人，并不加追究，只是在事后写了一首十分风趣的打油诗寄给已升任为武冈刺史的当年善化县尹。

诗云："平生不作醉乡侯（糟是酿过酒后余下的渣滓。漕运不是糟运，醉乡侯才是运送酒糟的）；况复星轺速置邮（星轺原意指使者所乘之车。此处为使者的代称。速置邮，含有催促到任之意）。岂有尚书兼麴部（清代中央置礼、户、吏、兵、刑、工六部，没有麴部，此为调侃之句）；漫劳明府续糟邱（漫劳，即多劳，明府，对善化县尹的尊称。续是续貂的简称，指他滥授封爵）。读书字要分鱼豕（鱼豕，即鱼豕惑，古代称文字上的谬误为鱼豕惑）；过客风原似马牛(风马牛不相及也，可是现在却把"漕""糟"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相混起来)。闻说名区乍迁转（名区，即有名之地，转指善化县尹很快高升）；武冈可是五缸州（善化县尹升为武冈刺史，武冈，即武冈州，在湖南，五缸与武冈谐音，缸是盛酒器物，五缸州，喻酒丰之州，不要再把"武冈"与"五缸"弄混了，这里仍有讽其不察"漕""糟"之误）。

说完，转身就走。市委书记跟出来送他，他也不理，气呼呼地下了楼。市委书记说："张伯伯您乘电梯，这是八楼。"他说："我没那么娇贵，走楼梯正好锻炼身体。"市委书记笑着说："这说明老书记身体好着哩，辞职报告我更不会批了。"

水田飞白鹭

张蕙芳一屁股坐到田老伯对面的石磨上，吸完两支烟，田老始终没开口说话，连看他一眼也没有。他忍不住还是清清喉咙对田老说："市里规划造湿地生态公园，我们村一百多亩水稻田被毁了。"田老问他："毁了水稻田做什么？"张蕙芳说："种芦苇。"田老骂道："瞎折腾，干吗要种芦苇呢，那芦苇能当饭吃吗？"张蕙芳说："就是呀，可这帮败家子根本不听劝，非要胡闹到哪天又饿肚子，又过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日子，才晓得天底下什么才是最金贵的。"田老伯说："那还不是老百姓遭殃。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不听我的就跟他们拼了这条老命。"

第二天，老革命田勇领了村里的一班老头老太太，坐在水田里，推土机、挖掘机、大铲车都不能作业了。这事惊动了苏州和省里的领导，请了几批专家来实地勘测计算，最终得出结论，这一百多亩丰产田，由于一直施的有机肥，也从不喷洒农药，生态环境十分理想，不用毁田还湖种芦苇，依原貌存在就好。

五亩园的开发，据说已在市里正式立项了，市政府批准由田获稻牵头的合资公司在五亩园建一个十八洞的高尔夫球场，造一个两百亩的水景公园，再把一栋栋欧式小别墅，藏在农家的田园风光里。得了这个消息，张蕙芳一夜没睡安稳，天一亮，他就爬起来开了院门走出去。

初夏的风吹来，让人感觉水香中还有野花野草的清香。一只白鹭迈着细细的长腿，在田埂上走着。张蕙芳看着那只白鹭，耳边老是回响着那个浙江人的声音："不错，我能在我的家乡照样建一座'美田山水'度假村，但我无法拥有五亩园的历史和承载这些历史的竹屋、柏庐、桃庵以及梅坞小筑，特别是这株'活的文化'的汉柏。"也就是昨天下午，开一辆克莱斯勒的浙江富豪又来了，解老板站在古柏树底下，气宇轩昂地发表了一通商战演说："只要你们愿意出让，我愿出高价买下这一片水田和山地，并且保证让失地村民今后进入山庄工作，自愿入股的也十分欢迎。"张蕙芳心里明灯似的，那浙江商人只是个傀儡，幕后掌控的是他田获稻。这一次他却真的有些顶不住了。在张田村，除了老革命田勇，他找不出一个同盟，连老艺术家赵跛驹也赞成政府的一揽子规划，高尔夫球场、跑马场、游艇俱乐部，要把五亩园变成富人的天堂。

找市委书记探听虚实

张蕙芳再一次走进田老伯家，田老伯正对着墙上的那领草蓑衣发呆。张蕙芳直截了当地对田老伯说："听说五亩园要卖给浙江人开发造度假村了。"田老伯拄着拐杖忽地一下站起来，说："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呢，我用拐杖敲破他的头！"张蕙芳说："您别急，我也只是听说。"田老伯说："谁要敢把五亩园卖了，我就跟他拼命！我这把老骨头没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没被国民党的飞机大炮炸成粉齑，没在上甘岭的坑道里渴死，我早就活够本了，我怕哪个龟孙子！"田老伯说："明天我去找市长市委书记，他们为什么要卖五亩园，他们是没钱吃酒席了，还是没钱买奥迪了？"张蕙芳对他说："田老您就别去了，这五亩园卖不卖，也不是他们说了就能算数的，得问问我们张田村老百姓同不同意，您说是不是？"田老伯对他说："你别管，我也是张田村的一员，我也有发言权么，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反映呢？"

张蕙芳还是不放心，又去找市委书记探听虚实。市委书记对他说："我们澄湖市已有了半岛水景高尔夫球场，在古村落边上建高尔夫球场，是否会破坏古村落的自然和文化生态，即使我们立了项，国家十有八九是不会批准的。老书记，传言不可信，市里根本没做过这样的规划。"

张蕙芳暗自思忖，外面风传市委书记支持田获稻开发五亩园造高尔夫球场，难道是空穴来风吗？张蕙芳看着市委书记，脸上漾起一丝笑意，这样我就放心了，就怕乡亲们想不通，一心一意要把地租给房地产开发商，然后开发商再在高尔夫球场旁边造别墅。市委书记看老书记咬得这样紧，只好说："群众想把地租给'美田'公司增加收入，这很正常。我们市委和镇党委要正确引导，加上老书记你的威望，相信张田村的乡亲最终会正确处理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会理解老书记你的一片苦心。五亩园全澄湖市只有一个，是无价之宝，我们决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过度开发，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破坏得面目全非。"

15

连载

"我们和苏联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指出：新的条约与《雅尔塔协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我们双方内部讨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籍，怎么办？他们又答不出来，他们还是想按《雅尔塔协定》办事。他们给我们发来电报说：你们不能与国民党打仗，你们如果与国民党作战，你们这个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这是什么话！如果说我们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说得过去，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么，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

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

毛主席夜以继日地工作，除时刻关注中苏谈判的进展外，还忙于处理国内问题。

工作之间的休息就是散步，我陪主席在大厅里散步。

主席对我说："德国法西斯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向美、英、苏三个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苏联红军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对日宣战的。当时我们还在延安么。"

我说："是还在延安。当时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时不远了。八月十五日，日本就投降了。"

主席继续说："中共中央八月九日曾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指出由于苏联的这一行动，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地配合苏联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共同作战。"

我听了主席这段话后说："听刘亚楼同志告诉过我说，苏联红军从远东的双城子到西伯利亚的赤塔一线全面出击，向日本侵略军发动猛攻，势如破竹，所向无敌。"

主席点点头，继续散步。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

主席临睡前，让我去把陈伯达找来，讨论《人民日报》社论问题。

陈伯达很快来到主席面前。

主席对他说："稿子我已经看过了，做了修改，请你和恩来再看一下，然后发回国内，看他们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请他们斟酌后定下来。稿子现在恩来那里，你可以去他那里拿来看。"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一日

上午九时，富春同志来到毛主席住地，找叶子龙和我商量给在主席身边服务的苏方人员送礼致谢问题。

富春同志告诉我们，这次送礼的对象可以广泛一些，礼品主要有绣花被面十床，刺绣品三十件，瓷器十件，手工艺品四十件。这些礼品由中国代表团从国内带来，准备由代表团的两名代表出面分别送给他们。

根据富春同志的指示，叶子龙和我把在毛主席身边做服务工作的保卫人员、服务员、厨师、司机等列出名单，并根据情况将送给他们的礼品分类。

吃晚饭时，我们把送礼问题报告了主席。

主席听完汇报对我们说："我们在莫斯科住了这么久，他们工作周到，服务热情，应该送点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品给他们，向他们表示感谢。每个人都送一件，怎么送法，你们与富春同志定。"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二日

上午十时，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给中国代表团送来礼品。送给毛主席一件大衣料，送给周总理、陈伯达各一套衣料，师哲、汪东兴各一个烟盒，叶子龙、何谦各一块手表，陈秉忱、沈剑心、李加吉等每人一套衣料。

叶子龙、何谦和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向苏方官员表示感谢。

下午2时，叶子龙和我代表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向苏方工作人员送礼。

给苏方上校、中校、少校每人一床绣花被面，他们高兴极了，认为这是珍宝，表示要拿回家去挂在客厅里让全家及客人欣赏。

上尉及其他工作人员每人送给一件工艺品，他们对这礼品爱不释手，一致夸赞，表示要永远珍藏。

苏上校代表苏方工作人员向中国代表团、毛泽东主席表示感谢。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三日

毛主席起床后先办公，把国内电文处理完后才同大家一起吃中午饭。

叶子龙和我向毛主席报告了双方送礼的情况，告诉他苏方工作人员非常喜欢中国代表团送给他们的礼品。

主席："礼品不在多，要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特征，这样的礼品肯定受欢迎。"

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是不一般的。

14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450006 电话：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67655561 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87532636 零售1.00元